**《文化与思维》**

**期末课程论文**

**开课学期： 2019-20-02**

**任课教师： 刘新慧**

**考试形式：提交课程论文**

**学生姓名：**

**学 号：**

**论文题目：以《菊与刀》中的神道教为鉴,探寻日本神道文化在典型时代下的不同体现**

**成绩构成**

**小组陈述：\_\_\_\_\_\_\_\_\_\_\_**

**课堂表现：\_\_\_\_\_\_\_\_\_\_\_**

**课程论文：\_\_\_\_\_\_\_\_\_\_\_**

**课程最终成绩: \_\_\_\_\_\_\_\_\_**

**《文化与思维》**

**期末课程论文诚信声明**

本人姓名\_\_ \_\_\_,系电子科大\_ \_学院学生,学号为\_\_\_\_,现郑重声明如下：

我所呈交的名为\_\_\_\_以《菊与刀》中的神道教为鉴,探寻日本神道文化在典型时代下的不同体现\_\_\_\_\_的期末课程论文,共计\_\_\_10574\_\_\_字,是本人在课程学习的基础上,独立思考、研究和写作的成果。该课程论文中所引用的凡属他人无论以何种方式发布的文字及研究成果,在本论文中均已明确标明,无任何疏漏。

本人对此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发现有任何不符或虚假之处,本人愿意承担该课程期末成绩为零的后果,同时也同意课程老师将此事件通报本人所在学院。

签 名：

日 期： 2019 年 6 月 2 日

**摘要**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在经历明治维新后开始全面西化，高速发展，经过日德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后，日本野心大增，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国民上下《菊与刀》一书从“义”，“情理”，“忠”等从日本民族性中提取的典型特征将日本人看似亦“正”亦“反”的两面矛盾解释清楚，但关于明治维新后，为何天皇升华成神，成为所有日本人的信仰对象，以至于日本人在战场上，在国内如此狂热地投入战备，不惧牺牲。为了探明日本天皇的渊源，日本本土的宗教——神道教的发展为何会走向极端，本论文从神道的起源开始分析，从早期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中看到了宗教的本征——对未知和强大的敬畏，第一任天皇时期，神代神话故事就已经出现，“神”的概念与形象逐渐明晰；飞鸟时代的大化改新，佛教的冲击使古神道文化变化形式，衍生出神佛习合的多种神道，其中的两部神道，山王神道充分吸收佛教教义，使“佛主神从”之思想风靡一时；镰仓时代由武士阶级掌权，此时代“伊势神道”与“吉田神道”极力将佛教的影响从原本的神道文化中分离出来，强调了日本本土神道的根源性，神国思想在这一时代滋生；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实行“文治”，这样的背景下神道与朱熹理学和儒家学说有较近的结合，发展出了垂加神道与复古神道，其中“忠君，忠国”被放大，在一定意义上为国家神道铺平了道路；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对神道教进行大统和，形成以天皇为信仰中心的国家神道，神道教转变为政治性的狂热宗教；战后，设立在日本的盟军总部虽然致力于日本国，天皇，神道的分离，但冷战后日本的右翼又活跃了起来，至今仍在政治的舞台扮演主要角色，对整个亚洲虎视眈眈。

**关键词**

神道教 神佛习合 国家神道 信仰脉络 日本历史

**引言**

《菊与刀》中描述在公元7世纪时,日本还没有从中国引进表意文字时就存在本土的民间宗教,这一宗教在历史的潮流中经历不断变革,延续至今,成为了现代的“神道教”**【1】**。神道教作为民族性宗教,在近代以前分散于民间,没有固定的教义,没有教主,神职人员主要是主持,举办传统的祭祀活动。在明治维新后,政教合一,政府一统所有神道为国家神道,天皇成为了神使,侵略战争期间,无数日本士兵大喊着“天皇陛下万岁”而奔赴死亡。战后的日本以伊势神宫为本宗,在各个都道府县设立支部,下统日本国内绝大多数神社,百姓们在需要祈祷祝福时会前往神社参拜,神职人员依等级不同也会进行祭祀,祓禊,主持传统婚礼等仪式。可见日本的神道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影响着日本人,但神道教究竟是怎样的教派,与军国主义的形成有何关系,《菊与刀》中并未研究,因此研究这神道教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可以理清日本人的信仰脉络,对宗教发展考证基础方向,同时可以对现在以及未来,日本是否会再次利用政教合一,集中人们对神的狂热信仰来发动侵略战争这一隐患作出合理预测。

”

### 神道的早期表现

#### 1.1神道的最早记载

中国的《易经·观》是最早记载“神道”的典籍：“观天下知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说教,而天下服矣。”此处的“神道”意为天地间的自然规则与理法,这与日本神道的概念相去甚远。而日本本土的“神道”最早记载在《日本书纪》中：“天皇信佛法,尊神道。”,教德天皇篇中：“天皇......尊佛法,轻神道。”,以及孝德天皇大化（645-650年,日本最早的年号）三年四月的诏书中有注释：“惟神者谓神道,亦自有神道也。”这之中“佛法”与“神道”被分别提出,表明在8世纪时这两者就有了区分。这从侧面反映出在被《日本书纪》这一日本最早史书记载以前,民间的神道文化就已经广泛流传，并由一定的信仰基础。

#### 1.2 神道的开端

神道是如何在日本出现的？原东京大学教授岸本英夫曾于《宗教学》中讲到：“日本神道在历史上很少有布道,它多带有受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制约的自然宗教之性质**【2】**。”石田一良在其书《日本文化》中简明指出：“在绳纹时代（公元前12000年到公元前300年,日本的石器时代,引者注）,连结人和自然的纽带是狩猎采集和巫术,但进入水稻农耕时代则不同,连结人和自然的链条是农耕和宗教**【3】**。”他认为,在进入弥生时代（公元前300年到公元300年）后,随着水稻种植技术从中国江南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后,本土居民的生活方式逐渐由漂泊的游牧生活转为以栽培水稻为中心的农耕生活,完成了从“毁坏自然”到“回归自然”的转变。人们从自然的恩惠中感悟到了超越人力而深不可测的神意：自然是不可征服的,它为人类带来了生命的源泉,是命运的寄托和精神的归宿**【4】**。从《古事记》,古日本祭祀遗迹以及《日本书纪》所记载的史诗与现存相关神社来看,人们从星辰变动,日月交替,雷鸣电闪等自然现象,从山川草木,瀚海汹涛等自然物质中感到了神威,它进而演变为具有“神格”的自然神明,人们对其敬畏有加,因此神道的开端便是典型的自然崇拜。

除了自然崇拜外,氏神崇拜,即祖先崇拜,也是神道早期的主要内容。在以农耕生活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同族部落中,备受尊敬的族长团结一众,指引同族进行插秧,灌溉,排水,收获,在族长逝世之后,部族众人进行祭祀并将其升华为神,形成祭拜的习俗,这种习俗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到第一任天皇——神武天皇时,其皇室祖先天照大神就是最具影响力的氏神。天照大神被奉为神道教的最高神,据《日本书纪》记载,天照大神诞生于日本创世神——伊邪纳岐的眼中,她既是神域高天原的统治者,也是太阳的化身,这一点在宗教崇拜的意义上来讲是自然崇拜与氏神崇拜的结合,更能应证早期神道的崇拜对象。

#### 1.3 弥生时代前后的神道文化

日本的神明崇拜体系开端较早而又保存完善,在这时期,本土信仰还没有受到佛教,道教和儒家学说的渲染,因此更能呈现神道文化的原始风貌,被称为“古神道”。早期住民神化自然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将深林古木或岸边礁石以“注连绳”（秸秆编成的绳索,上挂“之”字型御币）围绕,表示此物已被神化；将放于村口和道路旁,依稀隐于绿草下的石雕奉为“道祖神”来抵挡恶灵,保佑旅途安全；竖立起鸟居（一般指竖立在日本神社前的牌坊）来象征人间与神域的分界；修建神社作为祭祀活动的场所等。从现今保存的神话故事典籍和神社种类可知,弥生时代日本住民祭拜的神明多涉及生命繁衍,身体健康,归来平安,气候良好以及收获增产等,几乎没有涉及到人类的终极关怀,轮回转生。即便后来佛教,基督教等宣扬救世性的宗教进入了日本的宗教体系,神道作为现实性极强的本土文化,在这一方面并未受到多少侵染。人们将祈愿以传统而质朴的方式“传达”到神明处,而神明又映照着人们内心的需求,这种敬畏自然,虔心先祖的态度,一直延绵至今。

在自然崇拜发展扩大的同时,天皇崇拜的影响也在逐渐深化。氏神崇拜的主体——天皇崇拜,是古神道的核心内容。天照大神作为高天原（日本神道神话中的神域）众神之主,寄宿着众生之理想,而“现世神”天皇是其人间代表,理所应当成为最高崇敬与赞誉的唯一对象。据《古事记》——履中天皇（第17任天皇）卷中记载,水齿别命（第18任天皇）向神起誓心中不含半点秽垢,这与神道神话中素盏鸣尊（天照大神之弟）在拜访天照大神时因其动机受到怀疑而起誓自己毫无邪心的故事相照应,这反映出对于天皇崇敬与否的重要标准是内心的纯洁性,即对君的“忠”。结合当时半封建半奴隶制的日本社会,部族统治者或首领的中央集权思想都处于早期阶段,则可推测对“忠”的强调多少会蒙上一些政治色彩。

#### 1.4 早期的祭祀地点与其祭祀活动

在现代日本,大多数神道的祭祀活动都在神社或神宫举行,其中神宫通常是级别更高的神社,专用来祭祀皇祖或皇事。现有神社的建筑风格多类于佛教的寺庙,这是因为646年孝德天皇推行大化改新,其内容结合本土特点,全面倡导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佛寺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而之后神社的结构样式多受其影响。但在佛教,儒学,道教等未传入日本前,日本本土的祭祀地点有其自身特色。《日本书纪》记载：“树起天津神篱及天津磐境,为斋祭吾孙。”其中“神篱”指清流溪畔,深山古林,为早期的祭祀场所,神篱常有绿植环绕,中间便是神之圣地。记载中“磐境”也同样有考证：在日考古学家发现的和歌山县白滨町板田山祭祀遗址和福冈县宗像郡冲岛22号祭祀遗址中有岩石围成的圆形或方形,直径1-2米的祭祀场地,被认为是“磐境”。即便是在现在的神社也有保留早期的祭祀形式,例如奈良的大神神社将三轮山作为神体祭祀；明治前的长野县生岛足神社将清池中的一座小岛作为神体祭祀等。

在早期的祭祀活动中,原住民们于部落丰收后,迎神至祭祀地点,奉上最优质的收获物,载歌载舞以感谢神的恩赐,祈祷明年的丰收。**【5】**但由于早期时文字,乐器等并未从中国传至日本,因此有关祭祀形式与歌舞的记载较少,但在奈良时代以及平安时代,随着文字记载的推行,祭神的歌曲,舞蹈,神馔等都有了详细的记载。

### 飞鸟时代后的中世神道体现

#### 2.1 在佛教浸润下的神道

飞鸟时代始于公元600年,日本开始与中国隋朝建立联系,当时摄政的圣德太子深受尊奉佛法的隋文帝影响,在国内大力推广佛教,兴建佛寺。孝德天皇时代,巩固中央集权的“大化改新”被推行,掀起全面泛唐的风气,此时日本与唐朝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访问交流基础,日本神道在佛教文化的冲击下不断变化形态,形成了多种与佛教文化相结合的神道教,其中“两部神道”,“山王神道”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

虽然在天武天皇（第40代天皇）开始,着手建立了神社祭祀的规定,以及祭祀活动等,例如伊势神宫的“式年迁宫”,但在当时席卷亚洲文明的佛教影响下,神道由于没有健全的教典与组织,很快便无法保持自身形态,彼时神道的观点为“神陷入苦恼,难以自拔,只得求救于佛**【6】**。”在真言宗鼻祖弘法大师空海的提倡下,“两部神道”应运而生。两部神道中的“两部”分别指大日如来的“胎藏界”与“金刚界”,真言宗认为世间万物的运行规律都由“两部”构成,当此宗教思想与日本古神道融合时,便成了伊势神宫供奉的天照大神和丰受大神分别为胎藏界的大日如来和金刚界的大日如来，对应伊势神宫的内宫和外宫。两部神道的主要教典为《天地丽气记》,《中臣祓两部钞》。两部神道影响深远,在之后派生出了“三轮神道”等著名神道。

与两部神道之盛名并驾齐驱的山王神道,也称为天台神道,山王一实神道,其源为天台宗（今法华宗）传教大师最澄在访唐后回国,仿照天台山国清寺,在日本建立了山王祠,其教典《耀天记》称比叡山守护神——大山啧神,为比叡山延历寺的镇守,亦是释迦牟尼的本体**【7】**。山王神道与两部神道相似之点在于“佛主神从”,最澄大师之说为“佛暂时化身为神或人的形体出现在俗世济渡众生,神自然成了佛的垂迹（替身）”山王神道的思想基础来自于天台宗教义的空、假、中“三谛即一”,即一切事物都由因缘所生,没有固定不变的实体,这是观空；虽然如此,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像貌,这是观假；然而空与假是同一的,此谓观中。在这个基础上天台宗四祖之一[智顗](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BA%E9%A1%97/2235711" \t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5%E5%8D%8E%E5%AE%97/_blank)认为世上有3000种世间,但这3000种世间都出于一念心中,因此称之为“[一念三千](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0%E5%BF%B5%E4%B8%89%E5%8D%83/8063442)”。能将这一切都领会,那么人就达到了顿断[三惑](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6%83%91/1636872" \t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5%E5%8D%8E%E5%AE%97/_blank),圆证三智的境界**【8】**。名取“山王神道”也自有其说,“山”,“王”两字分别为三竖一横与三横一竖,皆与天台宗“一心三观”,“一念三千”之教义相通。在平安时代（994年-1192年）,山王神道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共有以京都贺茂神社,奈良春日大社,石川白山神社为首的“山王二十一社”。在日本战国安土时代,织田信长重权轻教,于1571年火烧比叡山,焚尽延历寺,杀数千僧人,山王神道相关23部典籍也化为灰烬,但在德川幕府掌控天下后,慈眼大师天海致力于山王神道的开拓创新,创立了山王一实神道。

#### 2.2 高度维持纯洁性的神道

尽管佛教,儒学在日本与中国步入频繁交流的轨迹之后对日本神道冲击很大,但在政治体制多变的日本,原始的古神道文化也有随时代进步,维持自身纯洁性的时候。

镰仓时代（1185年—1333年）是日本武家政权全盛时期,将军-武士体制与天皇-朝臣体制分庭抗礼并以压胜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平安时代高深的神佛教义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临济宗与曹洞宗这两个影响深远的禅宗,而象征着纯神道的伊势神道也在这特殊时期异军突起,成为神道流派中的重要一环。

伊势神道最著名的教典是广为后世所知的“神道五部书”：《御镇座传记》、《御镇座次第记》、《宝基本记》、《御镇座本记》、《倭姬命世纪》,它们表为不同作者所撰,实为主管伊势神宫外宫的度会氏一族所为,五部书都以伊势神宫为滥觞,是神道维持自身纯洁性,抵御异教侵袭的重要标志。自奈良时代（710年-794年）以来,诸如两部神道推崇的神佛习合本地垂迹说已在日本朝廷蔚然成风,但到了镰仓时代,就镰仓幕府将军源赖朝和其父源义朝向伊势神宫外宫寄进庄园一事,就是明确表示了对外宫的支持,也是对神佛骏别思想的支持,这也影射出镰仓幕府有与日本朝廷分庭抗礼之意**【9】**。据《宝基本记》：“神人守混沌之始。屏息佛法。置高台之上,祭崇神祗。”《倭姬命世记》：“屏佛法之息再拜神祗。”此中屏息佛法之义,大概是认为在神道开端时,人的敬神之情质朴和纯真,而佛教的传入顶替了受古神道熏陶而形成的正直风气,高神奥妙的佛法变得不那么具有现实意义,并使常人无法接近,“神道五部书”展现的神佛分离思想在神佛关系上有了重要突破。

继承并发扬这种思想的是深受伊势神道影响的吉田神道,创始人吉田兼俱明确在《唯一神道名法要集》中提出“神本地佛垂迹”之说,即在神道研究上有名的“根叶花实论”：日本为种子,震旦（中国）为枝叶,天竺（印度）为花和果实,因此佛教,儒学都是由神道分化而成,佛教是万法的花果,儒学为万法的枝叶,神道则是万法的根本。此种思想与丰臣秀吉组建太阁时的“神国思想”相照应,丰臣秀吉认为日本是万国之国,并以之为万历朝鲜之役的战争理由,积极进行侵略扩张的军事动员。

### 德川幕府时代的近世神道体现

#### 3.1 江户时期儒学神道与朱熹理学神道的发展

由德川幕府开启的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呼唤着新兴神道的发展,这是由于德川幕府第一任将军德川家康大力提倡文治,抑制佛教,推崇儒家思想。因此儒学,朱熹理学的入世理论丰富地装点了神道,而在新兴神道中最为著名的是吉川神道和垂加神道。其中吉川神道的风靡时期主要集中在其创始人吉川惟足在世时期,而垂加神道由于其门徒众多,生命更为长远。

吉川神道是吉川惟足独立开创的神道,他深受纯神道“吉田神道”的影响,将其中的佛教要素剔除,加入朱熹理学与武士道精神,形成了吉川神道。他以“理”为万物本源,创世神伊邪纳岐与伊邪那美为阴,阳二气的组合,重五行的土与金与人伦的敬与义。他在为王公贵族讲授神道时,将儒学中的五伦“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之首的“夫妇”改为“君臣”,大肆宣扬忠君之道,深得上层武士阶级的赞誉,并在67岁时被德川纲吉赏识,加官为幕府神道方,此后吉川神道教义更加广为散布,间接促进了垂加神道的创立。

垂加神道的创始人山崎闇斋深受吉川惟足的言传身教,具有丰富的理学沉淀,其垂加二字取自于“五部神道书”的《倭姬命世记》：“神垂祈祷为先,冥加正直为本”,“神垂”意为天神垂惠,“冥加”意为神佑加身,他主张向神明诚心地祈祷,以获神助,并利用朱熹的理气说和五行说来解释神道神话,鼓吹对于天皇的“忠”与“义”,狂热宣扬以日本为世界中心的神国主义思想。“天人唯一”是垂加神道的中心理论,意为神是阴阳五行之主,万物万化之源**【10】**,因此身为“神孙”的日本人作为天日一体的天照大神的子孙,需对其后裔,即天皇表示绝对的忠诚,因而垂加神道的尊皇思想比较突出,以至于出身于垂加神道的神道家竹内式部大肆宣扬天照大神是日本的唯一君主,并言辞激烈地抨击德川幕府对天皇的不敬,引起幕府厌恶,最后惨遭流放。

#### 3.2 幕府末期由国学流派创立的复古神道

幕府末期,即江户近世时代,和平的政治环境酝酿出了国学的兴起,近世的国学主要特点是排斥佛教与儒学,推崇对古日本文化,《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的研究,日本学术界一般称近世国学为复古神道,是在于国学的内核其实是神学**【11】**。复古神道相关著作基本由“国学四大人”：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完成。荷田春满（1669—1736）是发起复古神道的第一人,他写下建议幕府创建国学学校的《创学校启》,并在书中抒发自己对于佛,儒侵染纯神道的强烈不满,为了复兴纯神道,他提出研究古史,律令格式,兴古典和歌等。贺茂真渊师承荷田春满,对《万叶集》中的和歌颇有研究,著有《万叶考》,《歌意考》,《国意考》等,他主张神道的发展源远流长,但佛教与儒学的传入使神道偏离正轨,蒙蔽了神道的本质。而本居宣长是复古神道得以系统建立的重要之人,他提取了日本古籍中原始神道的的精髓,在排除中世神佛习合和近世神儒融合的基础上,恢复了原始神道的精神样貌。他大力批判了吉田神道和垂加神道中将儒学,理学中的阴阳两气,五行之说与神典结合的荒谬做法,强调神道的纯粹性,并强调天照大神不仅是高天原（神界）的统治者,也是苇原中国（人界）的统治者,而万物本源在于产灵之神：高域产灵神与神域产灵神**【12】**,并指出了产灵之始祖“高御产巢日神之灵”的存在。平田笃胤继承了本居宣长的思想,并将其发扬,他于《本教外篇》中提到：“天地万物有大元高祖神,名曰天之御中主神,无始无终,居于天上,具有生天地万物之德,寂然无为而主宰万物。次有高皇产灵神、神皇产灵神,分有天之御中主神之神德,生天地万物 ,主宰天地万有 ,具有灵妙不可测的产灵之德**【13】** 。”表明了主宰神的存在。除了在神明体系上对本居宣长的内容进行补充外,他还在《大道或问》中说到：“神国自知神国的国体,习学神成就之事,行正人之道,即称神道。世间一切忠臣孝子乃至不悖反人道者,皆为恪守神道。”将其与本居宣长的神道解释融为一体,可知复古神道的要义是对古神道的原貌的重现与发展,对天皇神圣的宣扬以及对“忠君”的强调。

虽然复古神道排斥吉川神道,垂加神道,但在宣扬忠君,神国思想上,又有与前两者重合之嫌,复古神道在相当一部分学者看来是为明治维新后的王权复兴,国家神道铺垫了思想基础,为天皇崇拜埋下了种子。

### 军国主义的精神摇篮——国家神道

倒幕运动中复古神道的精髓思想被奉为重要的思想指南,在明治政府成立之时,神国思想其实早已流传成风,于是明治政府着手开始一系列宗教改革,通过政府与天皇颁布的一系列制度来强化对全国信仰的统一和管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国家神道的形成过程：

1. 1868年1月——明治政府设置神祗事务行政机构,即神祗事务科。
2. 1868年10月——天皇发诏：“崇神祗,重祭祀,皇国之大典,政教基本**【14】**。”
3. 1869年7月——官制改革,提升神祗官政治地位,对全国神社以及祭祀制度进行整顿。
4. 1870年1月——天皇发布《宣布大教诏》,设立宣教使,用以向民众宣扬神道教,强化民众的敬神思想并奉戴天皇,是神道国教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5. 1871年5月4日——对全国神社进行一元化编制,以神社信仰和皇家祭祀为核心,几乎将全国共176000余座神社的祭祀性质与皇家神道紧密相连,形成“国家神道”,废除神官世袭,改为神官任命制。
6. 1872年3月——教导职被设置,进一步加强了对民众的神道宣传活动。
7. 1875年3月——政府组建神道事务局,完善以伊势神宫为核心的对全国神社的统一教化活动。
8. 1881年2月,“祭神论争”由明治天皇出面调停,同时皇族亲王任职神道教职总裁,神道与国家被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9. 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明确了日本由天皇统治,国家与皇室被彻底联系起来。

10.1900年4月27日,政府内务省下成立神社局,与专管其他宗教的宗教局区分开来,明治末大正初,政府颁布了多项制度,强化了对神道的行政管理,进一步将神道引导向专为国家服务的宗教。

从以上措施和制度来看,政府在不断加强神道教与国家,神道教与皇室,国家与皇室之间的联系,将民众信仰中的日本国,天皇,神明紧紧联系在一起,结合明治时代以前,神道教的忠国,忠君思想,则国家神道的形成基础与过程就逐渐明晰了起来。在一战,二战中国家神道与侵略战争紧密联合,随着具有强烈政治性质的靖国神社建立（1879年由“东京招魂社”改名而来）,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也越走越远。依靠给年轻人灌输只要为天皇和国家牺牲,死后就能进入靖国神社,成为“英灵”,荣誉加身,彻底完成对天皇，国家“尽忠”的义务，以获得完满的光荣，来给日本年轻人进行军国主义式的教育。如此宣传与教育方式能够成功洗脑民众的基础在于神道文化早已深入民族根源，政府利用民众对国的忠诚，使其在人们虔诚的神社信仰的加持下，转化为对天皇的忠诚。这也正好对应了《菊与刀》中所描述的“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所有日本人的态度似乎一瞬间转变了过来，第二天便夹道欢迎美军...”。不难将这种现象与民众对天皇，国家的忠诚联系起来。“国家神道”究其性质而言，是以“国”为范围的极端宗教组织，其信仰中心是天皇，终极关怀是荣誉的永恒（而非生命的永恒或轮回超度）。二战期间，日本的国家祭祀中就包括对战亡军士的“例祀”与“合祀”，于靖国神社中进行，不仅优待因战争而破碎的家庭，而且将他们邀请至祭祀活动中，大肆赞扬其丈夫，儿子在战争中做出的牺牲，而实际上每次祭祀活动都是一场军国主义式的洗脑**【15】**。

### 二战之后的神道教

二战结束后，针对日本特殊的国体与本土信仰体系，设在日本的盟军总部致力于削减“国家神道”的影响，其在1945年颁布的《国教分离指令》旨在分离国家与神道教。1946年元月1日,裕仁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标志着天皇“神格”的消失,随后进行了长达9年的除冲绳以外的国内“巡幸”**【16】**,正经历着战后悲惨生活的日本人第一次面见天皇,虽其瘦小、僵硬的身体与之前满挂荣勋,威风凛凛的形象大相径庭,但天皇仍然深受民众爱戴。《人间宣言》之后，百姓之间可以随意谈论天皇家室以及人格,象征着作为“神”的天皇不再存在,这之后天皇与民间的关系也日渐紧密,例如明仁天皇夫妇于2012年7月19日慰问受3.11地震影响而无家可归的灾民等。

随着天皇的去神格化，政教分离，虽然国家神道在GHQ(驻日盟军总司令)的压力下逐渐瓦解，但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虎视眈眈。二战之后，神社的管理体系与明治时期基本相同，大部分神社都由政府设立的管理最高机关“神社本厅”统辖，而供奉皇家以及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仍是神道的中心。

然而“政教分离”并不彻底，1969年“神道政治联盟”成立，此联盟是日本右翼的标志之一，其成员皆为众议院，参议院成员，据2020年6月中旬统计，其成员共295名，其中众议院成员219名，参议院成员76名，现任会长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联盟旨在推行修改宪法，宣传皇室，歪曲日本侵略历史，旗下拥有多种刊物：2020年2月1日发行的《意》，以及之前发行的《安定的皇位继承》，《天皇换代的诸多礼仪与法制》，《想要守护日本的未来》，《和未来相连的日本形式，正是现在才会考虑的有关宪法修正的3个观点》等等，还有最早的刊物（昭和62年11月22日发行）《“A级战犯”岂有此理！》，因此从刊物便可管中窥豹，知其联盟的右翼性质。同时该联盟还倡导总理大臣官方参拜靖国神社，右翼活动积极**【17】**。

教派神道在国家神道消解后重新获得了自由，依靠民主制度广泛吸纳教徒，比较著名的有出云大社教，金光教，神理教，黑住教等，教派神道中影响较大的12个教联合组成了“教派神道联合会”，与以伊势神宫为代表的神社本厅关系平等，联合会旨在推动神道教化，虽不同教之间的教义教典有所差别，但联合会每年11月的理事会会决定教团活动，推动教化进行。

### 总结

日本神道文化源远流长，从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源头，结合神代神话，形成了最原始的神道总体模样，而后经历了神佛习合，本土神道，神儒习合和神理习合，为近代日本发动国家神道做足了思想与信仰准备，因此二战时期国家神道的出现并非偶然。纵观神道的发展历程，便可观察到日本神道具有明显的流动性，难以一直具有固定的形态，它生于民众的质朴愿望中，但可以经过不同的形式反馈回民众，至今而言神道虽仍有多种教派，但其宗教的流动性是不变的，因此在未来日本仍有可能通过另一种形式整合神道教派，实行政教结合，日本右翼的一直活跃也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近年来中国与日本关系在“钓鱼岛”事件后逐渐缓和，进入正常合作发展的模式，但我们仍要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态度对待与日关系，既要和平发展，也要时刻提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 鲁斯·本尼迪克特著,山药译：《菊与刀》,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6月版,第51页

【2】岸本英夫：《宗教学》,日本大明堂,1988年版。

【3】石田一良著,《日本思想》,见日本小学馆《大百科全书》1985年版,第18卷

【4】刘立善著,《没有经卷的宗教——日本神道》,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4页

【5】同【4】,第128页

【6】同【4】,第26页

【7】最澄大师及其门徒,《耀天记》

【8】净旻.天台宗基本架构[J].浙江学刊,2006(04):33-38.

【9】周颂伦,李小白.伊势神道与江户国学——国粹主义的放纵自赞[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0(02):16-23.

【10】同【4】,第41页

【11】牛建科.复古神道与国学[J].哲学动态,2004(06):45-49.

【12】牛建科.论日本复古神道的哲学意义与实践意义[J].文史哲,2004(05):142-146

【13】石田一良,神道思想集 [M]. 东京: 筑摩书房 , 1970.,第302页

【14】转引自阪本健一:《明治神道史》, 载宫地直一编:《神道讲座(别卷)———神道史》, 原书房 1981年(新装版), 第 208— 209页。

【15】步平.日本靖国神社问题的历史考察[J].抗日战争研究,2001(04):163-183。

【16】陈杰：《战后日本：废墟中的崛起》,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48页

【17】赵刚.战后七十年日本神道的历史变迁[J].日本研究,2015(03):69-76.